

第一集

時報短篇小說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出版



編輯者 時報館

(定價大洋三角)

時報第一集短篇小說

發行者 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

印刷所 有正書局印刷所
上海海寧路

分發所 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
蘇州都亭橋
南京奇望街
天津東馬路

時報短篇小說第一集

小共和國

和蘭琅白爾紫著

(呆)

(笑)

却說歐羅巴大陸上有個最小的共和國就時那銓鑛最多的亞爾德納脫地方這共和國嵌在巨大的德意志帝國和最小的和蘭王國及比利時王國之間別說外國人足跡踏入他國境內的很少就是曉得他國名的也不多不過某書庫的百科辭典中爲地理家研究起見曾提起他的地名而已這一個小國連政治社會上也都忘却了

一千八百三十年比國與和蘭分離之時列強之代表者關於這小地片的處分意見不能一致於是暫定他爲中立地要到第二次會議再行解決

那隣村的哇配那懇小學校老校長說道那會議的許多政治家想是都喝醉得連自己的職分也忘却了有人聽了這話便有些疑惑那先生便憤然道你們不信我給你們一個證據於是他取出世界地圖打開一幅吶蜚朗特圖將指尖在自己的

林○白○爾○蒲○辣○湯○脫○兩○州○的○境○界○線○抹○着○說○道○你○們○瞧○這○一○條○線○的○方○向○先○向○左○進○次○向○右○進○此○地○曲○了○此○地○上○坡○從○此○雖○有○一○點○兒○直○線○突○然○又○回○至○後○面○忽○而○向○東○忽○而○向○西○可○不○是○像○個○醉○漢○行○的○路○麼○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歐○洲○又○開○國○際○會○議○到○會○那○些○政○治○家○無○非○還○是○老○校○長○所○謂○醉○漢○至○今○未○醒○就○把○亞○爾○德○納○脫○永○遠○忘○了○

於○是○亞○爾○德○納○脫○人○與○別○國○比○起○來○竟○全○是○獨○立○的○國○民○生○活○每○天○紅○日○升○東○坑○夫○就○到○礦○裏○去○掘○錳○裝○上○大○貨○車○送○往○外○國○農○夫○們○在○田○間○春○種○夏○耕○秋○收○冬○藏○鳥○啼○花○落○樣○樣○得○天○然○樂○趣○

這○小○共○和○國○的○政○事○一○切○都○在○市○長○手○中○市○長○名○喚○威○廉○肩○闊○而○有○風○采○赤○髮○赤○髯○却○是○個○熱○心○辦○事○之○人○他○的○下○面○有○幾○個○參○事○會○員○就○是○亞○爾○德○納○脫○的○議○員○個○個○幫○着○市○長○赤○心○行○事○所○以○這○個○小○國○可○稱○地○球○上○的○天○堂○平○和○幸○福○的○極○樂○世○界○既○無○黨○派○又○沒○爭○鬥○嫉○妬○等○事○並○且○租○稅○不○貴○常○備○軍○沒○有○就○是○開○會○時○也○無○人○論○及○

兵備上事。唯一的軍備。只有一星期一次槍操。這也並不是徵來的兵。凡是有志的亞爾德納脫人。無有不入內。盡此義務。指揮官叫做白威爾將軍。乃是一個礦山監督。

這種種幸福。忽然有一天攪亂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德國有一位政治家。無聊之極。偶而發見了從前歐洲政治家所不注意的事。即通知政府。不是滿足他併吞慾的好機會。麼。議會中就贊成此說。瓜分亞爾德納脫的話。全體一致立即解決。這時風聲吹到共和國全土。那國中全權在握的威廉君。即忙邀請參事會員商量救此危險的方法。

會員全體到會家頗小康的酒店主克蘭斯遜君。年輕彎背的裁縫師化爾俗兒君。槍操司令官白威爾君。地主孔辣特君。礦山主麥倍斯君。連袂而來。於是會長威廉君就發問道。今天諸位到此。請大家各發高見。那亞爾德納脫名士們聽了威廉君的第一問。大家都頓了一頓。克蘭斯遜君便道。照我的意見。先向普魯士人發一封

客客氣氣的信去說我們的事不必你們費心此時白威爾君正拈着鬚靜聽不禁立起來道豈有此理說時現出一副沈痛的態度來又道普魯士無禮已極還可以寫信給他們麼你還沒深悉前途的性質咧我們此刻不可不用強硬態度孔辣特道那麼照足下所言勢必戰爭了衆人都附和道贊成贊成克蘭斯遜道戰爭談何容易至少也須等軍隊完全後方可行事白威爾將右拳在桌上擊了一下道國事危在旦夕不能稍緩明天我帶領了鎗隊一直線向普魯士國境前進他們一定嚇得屁滾尿流麥倍斯君道這也太性急了他們稅關上的官吏怕還來不及報告皇帝咧皇帝沒有知道我們的示威運動徒勞無益

白威爾道再不然我們直接寫信與皇帝不必恭敬只管無禮些也不妨威廉君你須當做此地的國王也要簽名蓋印寫亞爾得納脫大總統威廉第一好不好威廉道很好很好和蘭國王也叫威廉普魯士皇帝也叫威廉威廉倒通俗些忽然一人道你不是還有一個名字麼威廉道不錯叫特利克斯那人道叫特利克斯第一如

何克蘭斯遜道很好。亞爾德納脫共和國大總統特利克斯第一妥當之至。那主戰的白威爾君道寫獨立共和國大總統豈不更好。此論一發全體一致。孔辣特發議道我們各人也非認做總長不可。大眾也一闕贊成。白威爾問道我是陸軍總長麼。孔辣特道自然。我做農工商總長麥倍斯君做財政總長。但是內務總長叫誰做呢。威廉即向化爾俗兒道裁縫司務你做一個內務總長。罷化爾俗兒道可以是。可以的我有一點意見。要向諸位陳述。即有人喊道內務總長化爾俗兒君演說大家敬聽。會場上一時寂靜。大家側耳細聽。不曉得這賢明的裁縫師頭腦中有些什麼思想。只見他向大眾說道威廉君照我的意思應當先造一種紀念郵票。這郵票上須有你大總統的肖像。用着這郵票寫一封信不必寄與普國皇帝。寄與俾斯麥克。是了他國中大權都是他一個人獨掌的。這書信中必須嘲笑他幾句。說你驅逐出境的僧侶。此間儘可許他們出入自由。酒店主克蘭斯遜道但是釀造麥酒不在許可之例。裁縫師演說畢再向衆人問道諸位以爲何如。大家異口同音道贊成贊。

成威廉道。事情都成就了。化爾俗兒。君少年英俊。識見竟高出人上。說時將手在自已的禿頂上亂搔。這禿頂的肖像不久要做成紀念郵票。送往德國宰相處去咧。內務總長再立起來道。事情還沒有議完。此刻要請問大總統的面目怎樣。剃法留鬚。鬚呢還是僅留口鬚。還是索性不用鬚子。麥倍斯道。請問裁縫司傳的意見如何。忽然白威爾一壁拈着他的陸軍鬚。一壁說道。我於此事雖不很明白。然而僅留口鬚。却是軍隊式。威嚴得很。麥倍斯君道。不過他的幾根紅鬚總不好看。孔辣特道。這倒不要緊。做成郵票。是辨不出顏色的了。俾斯麥克不也是個白鬚麼。化爾俗兒君又高興起來了。說道。這不能一概而論。譬如拿破崙第一。他口鬚鬚鬚都沒有。也能把普國人打敗。威廉君你自己的意見如何。威廉道。我倒一時也不能定。鬚鬚似乎不很上等。剃去了也罷。口鬚也須你們品評格式。若是現在的樣子不行。也可以修改的。衆人覺得很好。便道。此地沒有好薙匠。須往哀克斯刺却配纔好。乘便拍一張小照。可以印郵票。威廉道。怎能叫普國人剃我一息。尙存斷不肯使他們賺我一

文錢座中又有人道。往馬希德利如何。威廉道。很好。我到星期一去罷。諸位還有意見。沒有各人面面相覷。默默不語。威廉又道。沒有麼。忽然孔辣特叫有。且慢。威廉君。你要打一只王冠。不要。威廉道。價錢太貴。孔辣特道。打了一只黃銅的。磨擦得光潔一點。不是和黃金的一樣麼。裁縫司又道。我們均須穿着總長的衣服。我當迅速趕做幾身。價廉物美的衣服出來。威廉君另外替你做一件長外套。麥倍斯君道。還有一件要事。此刻事已決烈。凡是我們亞爾德納脫的姑娘。當嚴禁嫁與普國人爲妻。威廉大驚道。這可了不得。我家的女兒麥蓮凱與普國醫生很要好。恐有成婚之事。我若禁止女兒倒還不妨。我那總統夫人一定要鬧得天翻地覆。座中一人道。你對他說。這是國法。無可寬恕的。怕老婆的大總統。嘆道。諸君所要求的事。這一件最苦了。於是重要會議就此告終。會長會員各自歸家。

化爾俗兒順路送大總統歸家。二人在路上默然無話。走了一半。裁縫師忽然說道。威廉君。倘使令愛麥蓮凱姑娘不嫁德國醫生。務必嫁與我。我已想了他好久咧。一

向不便啓口。此刻我做了內務總長。不管是貧是富。總是個當權的了。還有什麼不體面請你幫忙。纔好。威廉道很好。我那有不肯之理。你自小聰明過人。就是今天這郵票一事。除了你還有誰想得出不過我回去一說。恐怕我女兒……我老婆從中作梗。化爾俗兒道。你到底是一家之主。而況現在又是一國的總統。只要你答應了。便好。威廉道是了。是了。於是將兩手塞在衣袋內。大踏步入門。

麥蓮凱迎着父親。便接吻道。父親今天接到哇爾素岑的信。明天邀我吃晚飯。威廉道兒啊。你這事有阻碍了。以後這普國人的親事不能成就。我替你另擇一婿。包你是個佳婿。他是現今赫赫的內務總長。麥蓮凱道什麼人。那一國的內務總長。威廉道是我的內務總長。麥蓮凱道。咦。父親有什麼內務總長呢。到底是誰呢。威廉道。化爾俗兒。君麥蓮凱笑道。可不是那彎背的裁縫魔。父親真太高興說笑話了。威廉道誰是笑話。當真的。於是將會議的事一一講了。那女兒那裏肯依。小蠻靴在地板上頓了幾頓。道父親今天難道喝醉了。却來胡鬧。聽他們亂嚼。這人自己也不估量估。

量說着便要去告訴母親威廉不等他老婆來即託言有事一溜烟出門避難去了。可鄰那亞爾德納脫全土的支配人到夜靜更深還是沒有敢回去。明天是星期日亞爾德納脫全國沒上沒下天翻地覆的大騷動了。朝晨禮拜畢後白威爾君發召集之令鎗隊全部穿着制服排隊於財政總長營業之酒店門前。

白威爾向着衆人一場演說這是他昨夜預備了一夜所以說得很長很長把本國危急之狀細細述講他的聲音頗能感動聽者演說將畢便道你們須把「不勝不罷不死不休」的兩句話牢牢記着他見各人精神充足又喊道大家須滿滿的喝一杯祝賀的酒藉壯胆氣這時財政總長只得捐助數十瓶美酒白威爾再用着丹田氣力喊道諸君我們從此向普國國境進軍他們見了無有不驚惶的麥倍斯君你打鼓這位老兄拉風琴那位老弟吹喇叭溫梅爾君你拿旗古刺達斯君你照料一切其餘的人民都跟在後面白威爾雖已說完但是他們要各就本位然後出發。

都要費許多時間。

他們全體共有一百二十人排成奇特的軍隊。身體沒有高的個個兩肩很闊。這是壙夫的普通體格。他們的衣服顏色形狀人人不同。其中還有幾個跳足的大多數都是用着古式的喇叭。鎗偶有四五個。身體高的擎着雙管鎗。却是山中的獵師。最整齊的是帽子。全體均用青色打鳥帽。上面嵌着黃線。還有一件也是一律的。就是口中所啣的煙管。旗上是白與茶綠色相間。和帽子相映放出異樣之光彩。各人頸下都是掛着一個射的競爭的賞牌。忽聽得司令官喊道「立！正！」白威爾君今天身上另行掛着司令的記號。用銀質的小皿。數只大小不一。形狀不同。把線穿着掛在頸中。不但如此。他却不像衆人都用煙管。口中另啣了一支價值五分的雪茄。以示威風。

衆人就位後。司令官又喊道「向右轉。沿着石灰堆的路向普國國境開步——走！」於是喇叭鳴鳴。銅鼓鑼鑼。他們發兵了。普國的官吏們聽得聲音奇怪。不知是什麼。

東西所以都出來觀看白威爾就在普國官吏面前下「立定」之令命他們操演起來除了行敬禮所用的「舉鎗」之一外一一練習

這種示威運動非但不能博普國人之感嘆對倒令他們可笑又可憐於是下「向右轉」之令不料半數向了左轉弄到後來亞爾德納脫人全體聚做一團普國人見了捧腹大笑隊中一個好勝的人跳出隊來其勢凶猛向着那稅關上的書記道你們這種人不知深淺性命在目前了還不曉得麼其餘的亞爾德納脫人也都向着他們亂罵

共和國的軍隊這名譽遠征歸來之時幾與凱旋無異國民歡呼之聲罵普人胆怯之聲同時交發威廉君不敢損大總統的威嚴得意揚揚回到自己門前立于階上軍隊到時向主權者表了個敬意旗手將旗拂了三拂大總統微微笑著口中銜着長烟管舉手回禮亞爾德納脫全國人民見了歡呼萬歲聲震天地這大活劇除了威廉的夫人與女兒之外全國人民無一不到場觀看他母女二人到柏爾斯村去

待那哇爾素岑先生會面之後。麥蓮凱就將亞爾德納脫所起的政治變化與父親強要將他嫁與內務府長等話一一講了他母親已是柳眉倒豎將右拳在桌上重重的打了一下。道。不管他內務府長外務府長他回到家中我必與他鬧個不休。母女二人十分痛恨不料哇爾素岑一些也不生氣反大聲發笑對於紀念郵票一事更加贊成只見他笑盈盈的道這樣一說我倒反生出一個絕好方法不過今天晚上恐怕不能奉陪了。夫人問道你怕威廉麼。哇爾素岑道並非此意既然如此我仍舊陪你們罷。夫人道此事不必怕他但是又是不是一笑可以了的事。哇爾素岑道不緊要將來可笑的事還要多咧我與麥蓮凱也必大笑一場。哇爾素岑醫生領了他們母女上館子去晚餐。同時就命館中侍者去買信封信箋等他二位女人吃完他已寫成一封書信外面再套上一個信封寫道。

伯林蘭黑德藏街 哇爾素岑醫生

寫成貼了郵票他向麥蓮凱道你看你父親新郵票製成將他貼着發信之時須在

旁留心。看着將其中致俾斯麥克的一封抽去。把這一封投入郵箱。從此不但你母女二人不致受他欺侮。連我也幸福不淺。三人再談了一回。醫生就歸去了。

翌日早晨。特利克斯第一向馬希德利市發足。到了之後。先上剃頭店去。一個少年剃匠迎着他替他脫去外套。除了帽子。他便啓口道。你們剃過大總統的鬍子沒有。剃匠道。什麼大總統不明白。威廉道。一個共和國內的大總統。猶如一團體內的會長。就是共和國全體之長。叫做大總統。

剃匠道。原來如此。那赤心會的會長。昨天是我替他剃鬚的。威廉道。我說的不是會長。是大總統。剃匠道。那麼是俱樂部的會長麼。威廉道。還要比他大。剃匠道。如此麼。一定是裁判所的長官了。威廉搖頭道。不對。比他還要大。你到底剃過共和國大總統的鬍子沒有。剃匠道。你說的共和國究竟是什麼。一件東西。我沒有看見過。能剃那種身分的鬚呢。威廉道。照你的意思。想來大總統應當如何。剃匠道。或者也像一個紳士也。論不定。威廉喜道。你真聰明。快給我剃鬚罷。我是大總統。剃匠笑道。你

就是大總統麼。威廉生氣道：「什麼好笑？」刺匠道：「你戲弄我，我不能笑麼？」威廉道：「並非戲弄你，我當真是大總統。我是亞爾德納脫獨立共和國大總統特利克斯第一。刺匠聽到這裏就笑不出了。曉得一定是個瘋子，無疑急得無可如何。威廉催道：「快與我剃鬚。」刺匠只得恭恭敬敬道：「是是先生。」大總統威廉坐下去，刺匠迅速替他趕剃。威廉叫道：「慢來，待我看看是否只留着口鬚的好。」共和國大總統卽到鏡前觀看自己，看看也覺非常體面。再將鬚的尖端拈着問道：「你看怎樣？」共和國的大總統如此行了麼。刺匠道：「這倒說不出。」威廉怒道：「那麼不用你開口，你難道不懂麼？」刺匠只得說道：「大總統很好，很好。於是威廉回轉身來，恰和刺匠身體一撞。刺匠大驚。大總統倒也泰然，指着右面的口鬚道：「把這邊剃去。」他罷刺匠不敢違背瘋子，怕他大暴。只好立刻依他，剃去大總統再到鏡前，將兩手輪流遮着半另面孔。和鏡子商量那一面與大總統的威嚴相應。看了一回，覺得還是沒有鬚的好。於是將左一半索性剃去。剃畢問道：「剃資多少？」刺匠道：「十生的。」威廉道：「這裏有二基羅。」刺匠道：「如此。」

我找你二生的威廉道。不要了你拏去罷。我乃一國的大總統。不是吝嗇漢。說罷大踏步向照相店去了。

那剃髮店內見他。一去即忙趕到警察署報告道。方纔從瘋癲病院內逃出一個人來。強令我們剃鬚。他還自稱共和國的大總統。警察署中立即派一警察在馬希德利全市搜索瘋人。并且帶着剃匠。以便易於認識。然而那裏尋得到他。早已到了照相店內。咧他進門之時。自言自說道。我到此地必須另換一個說法。這馬希德利市中的。人實在不懂大總統三字。好像從沒有聽得個的樣子。照相的出來他便說道。我要照相。務必照得好些。我是個王。照相的道。曉得了。你是拏洋鎗呢。還是拏弓呢。威廉道。拏着洋鎗與弓。幹什麼。照相的道。怎麼你反問起我來。我開了這店。王也照過了無數咧。威廉道。那是你王的照法。知道的好極了。照相的道。自然知道的。威廉道。你照的那裏的。王照相的道。昨天照的一位是古隆斯俱樂部。的王。前三天照的是尼亞的。王威廉道。什麼古隆斯王。尼亞王。到底是什麼王。照相的道。自然是射的。